駢體文鈔

揚子雲連珠

此體昉於韓非之內外儲說淮南之說山說林章傅依變調

連珠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

而藝文類聚所載有揚子雲恐非其實

臣聞天下有三樂有三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穀豐遂無有夭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臣之樂也吏不苟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也亂則反焉故曰三憂

班孟堅連珠

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伯王之功故璵璠之爲寶非駔儈之術也伊呂之佐非左

右之舊

臣聞鸞鳳養六翮以淩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爲儀

潘勗擬連珠

臣聞媚上以市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以憂國者臣之所難主之所願是以忠臣背利而修所難明主排患而獲所願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臣聞日薄星廻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

而辭豐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之邱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眄邱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

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凌飆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强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爲肅德以普濟爲宏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

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淸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準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荊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辨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元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託闇藏形不爲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淸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

臣聞音以比耳爲美色以悅目爲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

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
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
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
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
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
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
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

珷玞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傃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柷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疏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

貞女蒙冶容之誨淫佚服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臣聞遂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飇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烏棲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貴鼓密而含響朗笛疏而吐音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元是以
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
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
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
是以吞縱之强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
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
流金不能焚景沉寒凝海不能結風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
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謝惠連連珠

蓋聞修己知足慮得其逸貪榮昧進志忘其審是以飲河滿腹求安愈泰祿木務高畏下滋甚

顏延年範連珠

蓋聞匹夫履順則天地不違一物投誠則神明可交事有微而愈著理有闇而必昭是以魯陽傾首離光爲之反舍有鳥沸波河伯爲之不潮

王仲寶暢連珠

蓋聞王佐之寸雖遠豈必見采於當世淩雲之氣徒盛無以自致於雲閣是以魏人捐玉於外野和氏泣血於荆山

沈休文連珠

臣聞鳴籟有響非有志於要風涓流長邁寧厝心於歸海是以萬竅怒號不叩而咸應百川是納用卑而爲宰

庾子山擬連珠四十四首

但叙身世無關理要連珠之別格也

蓋聞經天緯地之才拔山超海之力戰陣勇於風飈謀謨出乎胸臆斬長鯨之鱗截飛虎之翼是以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

蓋聞蕭曹贊務雄略所資䆿衛前驅威風所假是以黃池之會可以爭長諸侯鴻溝之盟可以中分天下

蓋聞解封豕之結塞長虵之源必須製裳千里啼血轅門是以開百里之國用陳平之一策盟千乘之國須季路之一言

蓋聞得賢斯在不藉揮鋒股肱良哉無論應變是以屈倪參乘諸侯解方城之圍千木爲臣天下無西河之戰

蓋聞鄢郢已危徒思馬服薊城去矣空用荆軻是以竹杖

扶危不能正武潛之石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
蓋聞冗蟻銜泉未知遠慮元禽巢幕何能支久是以大厦
既焚不可灑之以淚長河一決不可障之以手
蓋聞喬喬喋喋市井營營或以如簧自進或以狙詐相傾
是以子貢使乎五都交亂張儀見用六國縱橫
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齊甕或臥燕墻是以井陘
之兵如鴻毛之遇火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
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麥秀漸漸君子有去國
之悲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瞻灞岸德陽淪沒非復能臨
偃師
蓋聞市朝遷貿山川悠遠是以狐兔所處由來建始之宮
荆棘參天昔日長洲之苑
蓋聞天方薦瘥喪亂宏多空思說劍徒聞枕戈是以劉琨

之英畧莫知自免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

蓋聞穀林長遠蒼梧不從惟桐惟葛無樹無封是以隨珠日月無益驪山之火雀臺絃管空望西陵之松

蓋聞雷驚獸駭電激風驅陵歷關塞枕跨江湖是以城形月偃陣氣雲鋪非綠林之散卒卽驪山之叛徒

蓋聞死別長城生離函谷遼東寡婦之悲代郡孀妻之哭是以流慟所感還崩杞梁之城灑淚所沾終變湘陵之竹

蓋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陰謀累葉必以凶終是以李都尉之風霜上蘭山而箭盡臨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路窮

蓋聞營魂不反燐火宵飛時遭獵夜之兵或斃空亭之鬼是以射聲營之風雨時有冤魂廣漢郡之陰寒偏多夜哭

蓋聞江黃戎馬之微鄀郢風颱之格乍有去而不歸或無期而遠客是以章華之下必有思子之臺雲夢之傍應多

望夫之石

蓋聞無怨生離恩情中絕空思出水之蓮無復迴風之雪

是以樓中對酒而綠珠前去帳裏悲歌而虞姬永別

蓋聞樹彼司牧既懸百姓之命及乎厭世復傾天下之心

是以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一物而不沉

蓋聞嚴霜之零無所不肅長林之甇無所不摽是以楚塹

既塡遊魚無託吳宮已火歸燕何巢

蓋聞名高八俊傷於閹竪之黨智周三傑斃于婦女之訌

是以洪澤之蛟遂挫長鐖之虎平皐之蟻能摧失水之龍

蓋聞吳艘蜀艇不能無水而浮以紅閨綠不能無弦而射

是以籠樊之鶴寧有六翮之期戢櫪之馬無復千金之價

蓋聞性靈屈折鬱抑不揚乍感無情或傷非類是以嗟怨

之水特結憤泉感哀之雲偏含愁氣

蓋聞遷移白羽流徙房陵離家析里悽悵撫膺是以吳起之去西河潸然出涕荊軻之別燕市悲不自勝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條忽貴賤何論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門下賓客任安獨存

蓋聞執珪事楚博士留秦晉陽思歸之客臨淄羈旅之臣是以親友會同無不撫懷悽愴山河離異不妨風月關人

蓋聞五十之年壯情久歇憂能傷人故其哀矣是以譬之交讓實半死而言生如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

蓋聞秋之爲氣惆悵自憐耿恭之悲疏勒班超之念酒泉是以韓非客秦避讒無路信陵在趙思歸有年

蓋聞懸鶉百結知命不憂十日一炊無時何恥是以素王之業乃東門之貧民孤竹之君實西山之餓士

蓋聞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見能賢是以扶

風之高鳳無故棄麥中牟之篰越徒勞不眠

蓋聞十室之邑忠信在焉五步之內芬芳可錄是以口南

枯蚌猶含明月之珠龍門死樹尙抱咸池之曲

蓋聞百尺之高累于九碁之上千鈞之重懸于一木之枝

是以截虎尾而非險傷龍鱗而未危

蓋聞居蘭處鮑在其所習白羽素絲隨其所染是以金性

雖質處劔卽凶水德雖平經風卽險

蓋聞豫章七年斃于豐草芳蘭九畹淪于幽谷是以欲求

其眞晉陽有目理之蒿若賞其聲吳亭有已枯之竹

蓋聞明鏡蒸食未爲得所千將補履尤可傷嗟是以氣足

凌雲不應止爲武騎才堪王佐不應直放長沙

蓋聞勢之所歸威之所假必能繫風捕影暴虎馮河是以

輕則鴻毛沉水重則磐石陵波

蓋聞意氣雖干非資扛鼎風神自勇無待翹關是以曹劌登壇汶陽之田還反相如睨柱連城之璧更還

蓋聞巻葹不死誰必有心甘焦自長故知無節是以螺蚌得路悲異驪淵雀鼠同歸應非丹穴

蓋聞北邙之高魏君不能削殽洛之關周王不能改是以愚公何德遂荷鍤而移山精衛何禽欲銜石而塞海

蓋聞君子無其道則不能有其財忘其貧則不能耻其食是以顏回瓢飲賢慶封之玉杯子思銀珮美虞公之垂棘

蓋聞水之激也實濁其源木之蠹也將拔其根是以延年之家預論掃墓羊舌之族先知滅門

蓋聞磨礪唇吻脂膏齒牙陵風扇毒向影吹沙是以敬而遠之豺有五子吁可畏也鬼有一車

蓋聞虛舟不忤令德無虞忠信爲琴瑟仁義爲庖廚是以

從莊生則萬物自細歸老氏則衆有皆無

盍閭三闕頓足長城垂翅旣覊旣旅非才非智是以烏江

賸擨知無路可歸白鴈抱書定無家可寄

駢體文鈔卷二十九

合河康氏刻梓家塾

魏文帝與吳季重書

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旣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旣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悽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托乘於後車時同節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

魏文帝與鍾大理書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眞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會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

覍益慚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魏文帝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山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閒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

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閒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于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今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于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

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于邑裁書敘心丕白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于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懽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閒死喪畧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于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于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皐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于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于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

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寔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寔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寔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已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寔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値風雲之會時邁齒截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畧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曹子建與吳季重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讌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

不足偉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
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
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
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
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差之闊
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
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
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
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吏諷而誦之
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亦猶病諸家有千里驥
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
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
乎足下好伎而正値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

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轍而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元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于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

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頌海爲酒幷山爲肉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紱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寔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于華屋靈鼓動于座右耳嘈嘈于無閾情踴躍于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寔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列載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

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武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騏驥之足而責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于北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

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辭賦
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未成反爲狗也前
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讃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
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
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
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
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
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
通流至于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
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泉
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詆
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于稷下
一旦而服于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辨未若田

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將以傳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

修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敎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

南字值千金然而弟子籍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强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爲皆有罪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

吳季重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　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沉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北鄰柏

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泜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謀究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莅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琳死罪死罪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奓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一麤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

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駿駃之決紲絹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今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讐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材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其妖惑之罪敘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難眛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翟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

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紲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志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効王豹之謳遊雎渙者學藻繢之采閒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邱謂爲倩人是何言歟夫騄驥垂耳於坰牧鴻雀戢翼於汚池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眄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駁哉恐猶未信邱言必大噱也洪白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

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温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騏史妠謇姐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

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機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應德璉報龐惠恭書

夫蕭艾之歎發於中宿子衿之思起於闕音況實三載能不有懷雖萱草樹背皋蘇在側悒憒不逞祇以增毒朝隱之官貧不往來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繼貧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紵縞譏望重於邱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爲刺也値鷺羽於宛邱與駿足於株林發明月之輝光照妖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觀聽亡聲命於知友者也

應休璉與滿炳書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已歡欣踊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畫騁於詹何揚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應休璉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璩曰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

有鬱蒸之煩浴乘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

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元寺泥人鶴立於閭里

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

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

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

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剪髮

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

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

起于應璩白

應休璉與侍郎曹長思書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

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

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

妙後敘契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雖韓之志汲黯樂在郡署何武耻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閶闔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璩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途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修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

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讃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求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汝上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沉鉤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師官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或遊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

求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故不復爲書愼夏自愛璩白

陸士仁答從兄安成王書

奉告淸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發止巳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嶷形勝浮洲動浪閶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採石之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淸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辭膩賞末與餘時希遠憶睽離方遠川途修曠炎涼方改願加珍昜綵字可傳白雲終間心傷淚灑投筆無宣

陸士龍答車茂安書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慼何可爾耶輒爲足下

且說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豔而已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汜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鈒成雲下鈒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民無饑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盈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收穫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游獵結罝繞堽密網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眞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蜂捕魚鱣鮪赤尾鯌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鰡鰒炙䰹鯸烝石首臛鯊鰲鱟眞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

其蜂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

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綸漂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東鄉觀滄海巡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姊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慮也足下急啟輸寬慰具說此意吾不虛言也停及不一一陸雲白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游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

今日食時僅及大雷途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
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悉觀川陸遨神清渚
流睇方曛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
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
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淩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
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
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
演湖脉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
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牣乎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
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
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
浩盪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峯與
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

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湖漢者也若潨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豗擊涌澓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狶洲南薄鷰瓜北極雷澱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涾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碪石爲之摧碎碕岸爲之虀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慓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鵞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飈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

遠所居寒暑難適汝專自愼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蕭子良與荆州隱士劉虬書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味道腴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折顯言之子實獮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辨澆漓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塗紛互或飾智以驚愚或激情以悟俗或藏己以闇迹或謬歌以明道屠羊驅馬未足儔其堅佯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官是蕃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游梁區中之羈彌少及摧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嶷洞賞幸或符之僕夙養閒襟長慕出槩迹塵埋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覩聞風如舊而迴駕之念徒軫式閭之禮無階固已佇軸深衷

傾篠追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同悠
高情與青松共爽宣習質文緇林枯而重茂昭辯空有迪
河藥而復滔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
翻有心儀萃高逾愛海比策禪衛沾濠射之冥遊屈袛鷲
之法假闢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
歟今皇極具穆至道宏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彤庠肇修
經法敦廣人賤璣璜家習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鬱疊綱
有節鱗羽偕翔至於層山絕澗環帶幾畎膏田沃野亘望
無纓信可以招往隱論棲集勝寄故支舉築室冶城之阿
次宗植木西山之麓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
每踐其遺蹤輒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還復何懷乎四子
昔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諒
有以也未敘之間為道自愛一二令淩居之口具

江文通與交友論隱書

澥者海濱窟穴弋釣爲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見聞於諸侯每承梁伯鸞臥於會稽之野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綬龜紐虎符之志但欲史歷巫卜爲世俗賤事耳而彭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臥不肯起二則人間應修酷嬾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愚婞妄發輒被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耶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推分定也猶如雞鶩之有毛不能得鸞鳳之光采矣況今年已三十白髮雜生長夜輾轉亂發非一以溘至之命如星殞天促光半路不攀長意徒自欺取筋駑髓冷殊多災恙心頑質堅偏好冥默既信神農

服食之言久固天竺道士之說守淸淨煉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拾薇藿誦詩書樂天理性斂骨折步不蹈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尋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烏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峩嵋度流沙發金石讀仙經當聞其驗非今日之所言也誰謂難知靑鳥明之貴在筆墨然亦焉足道哉

梁昭明太子答湘東王求文集詩苑書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閱覽無輟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淸新卓爾殊爲佳作夫文典則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遒耳觀汝諸文殊與意會至於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邃古傍綜典墳學以聚益居焉可賞吾少

好斯文迄茲無倦譚經之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關而高臥與其飽食終日寧游思於文林或日因陽春具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熙游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士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雲千里覩紛霏而興咏密親離則手為心使昆弟宴則墨以歡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駿庶匪畏龍不追子晉而事似洛濱之游多愧子桓而興同漳川之賞漾舟元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首酒盈罍遠餞絓組躍雲旣讌繼之以朗月高㢮旣夕申之以清夜並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麗汝旣

須之音遣送也某啓

梁昭明太子與何胤書

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明經孝莊北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行哉但經途千里眇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心往形留於茲有年矣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元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流樂可言乎樂可言乎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竹者之娛同年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日養夕差得從容每鑽閱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顧略清言既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熱疾債其神風眩弊其體多慙過目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於茲彌軫

梁簡文帝答徐摛書

山濤有言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否仰裨聖政以此慙惶無忘夕惕馳驅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冑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來高門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浞訾栗斯容與自熹亦復言羲軒已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歎

梁簡文帝與蕭臨川書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啓復乖雙闕之宴文雅縱橫即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剋想征艫而結歎望桂席而霑衿

若使宏農書疏脫還鄴下河南口占儀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觀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之歧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澈暢光彩

梁簡文帝敘南康簡王薨上東宮啟

方當遂是長衛克固藩屏而峯摧壁毀一朝云及綱兄弟各從王役東守西撫常願陪承甲館同奉畫堂預得西苑賦文北場旅食豈謂不幸獨隔昭世異林有悲飛鳴斯切伏惟殿下愛睦恩深常棣天篤北海云亡騎傳餘藥東平告盡驛問留書鳴呼此恨復在茲日

劉孝儀從弟喪上東宮啟

亡從弟遵百行無點千里立志同氣三荆之友假寢十起之慈皆體之於自然行之如倪拾自碣宮陪晏釣臺從幸攀附鱗翼三十餘載茫昧與善一旦長辭劒揞光芒璧碎

符采躬搖神筆親動妙思雖每想南皮書憶阮瑀行經北館歎悼子侯不足輩此深仁齊茲舊愛

陶宏景答謝中書書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任彥升爲庾杲之與劉居士虬書

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勿保丈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白雲依然有道金涼佇運想恒納宜丱明在襟履候無爽體道爲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愧心已多訪德則山林窅然覩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塗衡岳神慮氣懋無待怡和

江湖相望妄尋行李司徒竟陵王茂於神者言象所絶拔
乎士者遐邇所宗鐵石非證藥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
闇投之懷不以形體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話言夢想
淸塵爲歲已積以丈人非燕雁所榮故息蒲幣之典勝寄
冥通詠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徇功
晦不標迹從容乎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宏藏爲心
曠乎眞俗思開繁表其剖衆心妙域筵山河虛館帶川涘
實望眞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夫於東閤今王愛
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
朝爲仁由己且凌霄戒塗非滅迹之郊鴻鐘在御豈銷聲
之道已標異人之迹故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應之以
會愛閑在我觸目蕭條衡岳何親鍾嶺何薄想宏思有在
不俟繁言

沈休文報博士劉杳書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懽多與時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閒遠徵懷滿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游居之地休璉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宏多輒當置之閣上坐臥嗟覽別卷諸篇並為名製又山寺既為警策諸賢從時復高奇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比敘會更共申析

沈休文陳情書與徐勉

吾弱年孤苦傍無朞屬往者將墜於地契闊屯邅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為己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

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宏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恩是策

劉孝綽答湘東王書

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摛高麗近雖預覩尺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修未堪寶笥顧慚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邦除珍之奏七邑威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金石流功恥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違聖心爰是退居素里却掃窮閈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敘盛衰彼此一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辭以文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旣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不擬作於元根事殊宿諾怡懼於朱亥顧己反躬載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

謝幾卿答湘東王書

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漾桂棹於淸池席落英於曾岨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元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遙更謂修夜爲促嘉會難常摶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棲隱匪商官隱理就一廛田家作苦實符淸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璧爲資徒以老使形疎疾令心阻沈滯牀簀彌歷七旬夢幻俄頃屢傷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即以任命爲膏酥學鏡照形翻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棲接輿高舉遯名屠肆發迹關市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縈悲元壤悵隔芳塵如其逝

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懽同遊豫使夫一介老圃得簉盧
心求席去日已疎來侍末房蓮劍飛鬼擬非其類懷私茂
德竊用涕零

吳叔庠與施從事書

故鄣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干天孤峯入漢綠嶂百
重青崖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
露爲霜春蘿被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
衷散賞

吳叔庠與顧章書

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
孤峯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啼英英
相雜緜緜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華偏饒
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

吳叔庠與宋元思書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遊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嶂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風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疎條交映有時見日

庾子山答趙王啟

仰承張幕全韓連營上地澠池習陣解鄧禹之圖函谷開關斜王元之印蜂旗朝上刁斗夜鳴彌雄壯士之心足起橫行之志況復才人出嫁還得賢夫塞外有夫人之城軍中有女子之氣都尉青旗即時春色將軍大樹已復花開

雲氣浮疊流星迸枕細舞長歌橫簫直笛旹乎此時青雲之上信不學無術本分混沉忽逢天造搜揚从陋令者遂總憲司預閱刊鼎獻茂洲書既應懸法上春木鐸方須徇人但年鬢已秋性靈久竭藥石肺石無以測量舌端筆端惟知繁擁乖展一月遂涉兩年傾首東瞻山河千里風塵未盡霜露沾衣仰願珍重以為身寶

庚子山答移市敎

昔張楷碩儒尚移宏農之市宜官妙篆猶致酒壚之客況復德總鄉周聲高梁楚希風慕義之士乘袂成帷臥轍反享之流摩肩相接遂使王充閱市之處遠出荒郊石苞販鐵之所翻臨崖岸聖德謙虛未忘謳詠欲令吹簫舞鶴還反舊鄽賣卜屠羊請辭新闠而交貿之黨好留幽岐之衆

周宏讓與徐陵薦方圓書

吾荷朝恩得安郎署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願沐浴堯風遨遊舜日安服飽食以送餘齒然性靈未能灰滅其間復須友生言晤後來英俊並出方為時生林谷之中鮮逢退逸惟趙郡方圓棲遲天目年過强仕不慕府榮文史足用學藝優敏中歲暫游宛洛蒙弟識異其人方儲之允衣冠未絕雅奉閑逸得性邱林與吾朋遊積有年歲今復同在巖壑畢志風雲琴按清商詩題空谷比幽貞道欽考槃薖詠賁五履二兩爻無悶於今公旦作輔億兆攸賴激貪懲競儻自圖起弟以接揚佐世水鏡求賢脫能登此仄陋綸言是屬翹弓遊賁則山谷咸勸足令廉風復振懦夫能立豈不宏哉圓若蒙此旌招未必不鑿坏而遁於廊廟之用脫不能賁然來思而於退讓之道於斯為貴恐弟未究東

川人士聊復起予今請吾家上宰之貴無以徵禪萬一此室脫復入聽少得不負夙心周宏讓白

徐孝穆答周處士宏讓書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天目得肆閑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雖復考盤在阿不爲獨宿詎勞金液唯飲玉泉比夫煮石紛紜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真何勞遠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埋當仰稟明師總斯祕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泰門人競投滄海何其樂乎聖朝虛心服藥尚想卭圖若彼能赴嘉招便當謹申高命但其人往哉亦望至京師觀此風神確乎難拔故以忘懷爵祿詎持犧牲之談高視公卿獨騁蜡蛭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

軍十餘若斯者終當不屈此既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兩龔同時矜紐漢陰二老相攜抱甕兄之幽貞若其鑿坏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越楚況乎燕士褻龍𧾷燥名器已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以多愧何時嬉游異父不曾令爲許由商洛園公未聞求徵綺季斯所未喻高懷而躊躇於矛楯也雖遲山阿近信更惠芳音如或試言謹便聞奏夙勞此劇不復多呈

徐孝穆與李那書

籍甚清名常懷虛眷山川緬邈河渭冥於經星顧望風流長安遠於朝日青要戒節白露爲霜君子惟宜福履多豫雍容廊廟獻納便蕃留使催書駐馬成檄車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史賸對有勞脫惠餘豁慰其翹想吾棲遲茂陵之下臥病漳水之濱迴以崦嵫離爲苑藥平生壯意竊

燮篇章忽覩高文載懷勞佇此役殷儀同至止王人授館用祖班荆常在公筵敬析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鴛終南入重陽閣詩及荆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之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嶙嶒松竹參差若見三嬰之峯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簿盡在清文扶風輦路悉陳華簡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爲詞賦未有登茲舊闕歎此幽宮標何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歸皆踰火宅宜陽之作特會甯衿所覩黃絹之詞彌懷白雪之頌但恨耆闍遠嶽檀特高峯鬪士羅浮康公懸溜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幽巖循環省覽用忘飢渴握之不置恒如趙璧翫之不足同於玉杭京師長者

好事才人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相塡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兩劒尚不俱來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以好龍無別木雁可嗤載望瓊瑶因之行李金風已動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間交繫徐陵頓首

李那答徐陵書

紫霄應管能響豐山之鐘元雲觸石又動流泉之奏翔伊物俟且或冥符況乃矜期相忘道術楚齊風馬吳會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言累札江南橘茂薊北桑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稽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吏議折辯禽平陵孝廉辯訓文豹況復麗藻星鋪雕文錦滿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揚雲藻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雖

傳好事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頗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鉛槧戸牖之間時安筆硯蝌蚪雖巧學步非工恒經收攜之譏屢被陳思之誚蓋逢仲子類居山之鼓琴屢見子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謂殷俟虛談成價遂同布鼓輕衝雷門燕石空雕終慙比德楚軍雖拂寶愧棲桐豈若邯鄲乘袖唯聞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貢貝遙望歸來合浦支牟更希還浹芳春行獸鸎其鳴矣懸豫章之林留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郢倚之聘工歌周頌佇奏延陵之樂書緒有復道意無伸

李那頓首

王子淵與周處士書

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

關敬承歎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沁陽之田蝉迹幽蹊銷聲穹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睨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吏物色異人嘗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元化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砂之說頃年事遒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惕日猶逝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

周宏讓答王褒書

甚矣悲哉此之爲别也雲飛泥沈金銷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

鄴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陜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荑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豬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恒爲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値邕熙並歎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從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惜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胸臆且炊房遊魂不反遠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鷹顙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

史世休答東宮啟

行人戾止奉所賜況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冰之地忽載三陽鞮慎羊韝之鄉俄聞九奏蔣骸思越莫知

敵處群少不學軍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

櫂蔫褰無致遠之用朽蒲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

其優劣最者王師薄伐天人受脤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

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列於卒伍預聞指

蹤之規得免逗遛之責循涯揣分實為幸甚爰以情喻當

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己非庸人之擬議何則川澤之

大汙潦攸歸松柏之高蔦蘿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

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修萬邦以正斯固

道高周誦契叶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多暇

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皮之

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遏載離寒暑身在邊

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葭之啟路思

託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伏增潸結

祖鴻勳與陽休之書

巳涉纖俗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柏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縕袯出藝粱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麈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illegible]良工之剞劂振佩

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邱墳盡心力於河漢搞藻期之鞶繡發議必在芬香茲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有捐情之士斯豈惡粱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既覽老子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逆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于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搞酒登爐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元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然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劉孝標追答劉沼書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子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而此

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靑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

何仲言爲衡山侯與婦書

昔人遨遊洛汭會遇陽臺神女髣髴有如今別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爲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爲喻非陳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杼柚

庚子山爲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昔仙人導引尚刻三秋神女將梳猶期九日未有龍飛劍匣鶴別琴臺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淚人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邯鄲那應知路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分杯帳裏卻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當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勿如織女待塡河而相見

伏知道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婦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爲歡非夢人慙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妝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盡尙分行幰迴陌之難迴賦攝金屏莫令愁擁恆開錦幔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熏爐未徙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恆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

鳥仙使離通綵筆試採香飛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轉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使窺窗獨坐嫦娥笑人

王元長謝竟陵王示扇啟

織以六翮風流五明氣重若比圓綃有兼玩賞輕踰雪羽潔並霜文子淑賞其如規班姬儷之明月豈直魏王九華漢臣百綺況復動製聖衷垂言炯戒載摹聽聆式範樞機

王元長謝武陵王賜弓啟

殿下摛藻蕙樓暢藝蘭苑數積玉於風筵疊連珠於月的兎園掩秀鄴水慚奇融摛讓未工濫陪升飲之賞操弧反正繆奉招賢之錫文韜鏤景逸幹稍雲玩溢百齡佩流千載

謝元暉謝隨王賜紫梨啟

味出靈關之陰旨珍玉津之溢豈徒負定歸美大谷慚滋將恐帝臺妙棠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玉盤獨甘仙席雖秦君傳器漢后推梨望古可儔於今何答

謝元暉謝隨王賜左傳啟

昭斯殺青近發中汗恩勸挾冊慈勗下帷眺未睹山筍早備河籍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既困而學括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簾金遺其貽厥披覽神勝吟諷知厚

昭明太子謝勅賚水犀如意啟

臣統啟應勅左右伯佛掌奉宣勅旨垂賚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須白玉照彩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雕剞既成先被庸薄如蒙漢帝之簪似獲趙堯之印謹仰承威神陳諸講席方使歡喜雖漢儀棄鉢之嗟王式碩儒忻驪駒之辨熊飾寶刀子桓恧其大賚犀牛輕拂張敞慚

其舊儀殊恩特降伏深荷躍不任下情謹啟事謝聞謹啟

昭明太子謝勅賚制大涅槃經講疏啟

臣統啟後閤應勅木佛子奉宣勅旨垂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一部十袠合目百一卷與鄉覩日未足稱奇採藥逢仙會何譬喜臣伏以六爻所明至賾窮于幾象四苦所總施命止于域中豈有牢籠因果辯斯寶城之教網羅真俗開茲月滿之文方當道洽大千化均百億雲彌識種雨遍身田豈復論唐帝龜書周王策府何待刊寝孟津屏黜邱索甘露妙典先降殊恩撫已循愚不勝慶荷不任頂戴之至謹奉啟

昭明太子十二月啟

伏以北斗周天送元英之故節東風拂地啟青陽之芳辰梅花舒雨歲之裝柏葉汎三光之酒飄飄餘雪入簫管而

成歌皎潔清冰對蠟光而寫鏡翹想足下神游書帳性縱琴堂談叢發流水之源筆陣引崩雲之勢昔時文會長思風月之交今日言離示歎參商之隔但某執鞭賤品耕鑿庸流沈形南畝之間滯迹東皋之上長懷盛德聊吐愚衷謹憑黃耳之傳竚望白雲之信（正月大簇）伏以節應佳辰時登令月和風拂迥淑氣浮空走野馬于桃源飛少女于李徑花明麗月光浮竇氏之機鳥弄芳園韻響王喬之館敬想足下優游泉石放曠煙霞尋五柳之先生琴尊雅興謁孤松之君子鸞鳳騰翔成萬世之良規實百年之令範但某席戶幽人蓬門下客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萬卷常披習鄭元之逸氣既而風塵頓隔仁智並乖非無衰侶之憂誠有離羣之恨謹伸數字用寫寸誠（夾鍾二月）伏以景逼徂春時臨變節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音翔燕飛林競散佳人

之勝魚游碧沼競呈遠道之書燕語雕梁狀對幽閨之語鶴帶雲而成蓋遥籠大夫之松虹跨澗以成橋遠現美人之影對茲節物寧不依然敬想足下聲馳海內名播雲間持郭璞之毫鶯詞揚月白呑羅含之彩鳳辯圓日新某山北逸人牆東隱士龍門退水望冠冕以何年鵠路頹風想轡纜于幾載既遥語默且阻江湖聊寄八行之書代申千里之契

姑洗三月

節屆朱明晷鍾丹陸依依縈蒸俱臨帝女之桑鬱鬱丹城並挂陶潛之柳梅風拂戶牖之內麥氣擁宮闕之前敬想足下聲聞九皐詩成七步涌蚌胎于學海卓爾超羣濫觴抵于文山儼然孤秀但某弱途異縣岐路他鄉非無阮籍之悲誠有楊朱之泣每遇秋風振響鶺鴒子夏之衣夜月流輝鵲繞將軍之樹既乖連璧之契終隔斷金之情中心藏之卑誠至矣今因去雁聊寄芻蕘如遇回

鱗希垂玉劄中呂四月麥隴移秋桑津漸碧蓮花汎水豔如越
女之頭蘋葉漂風影亂秦臺之鏡炎風以之扇戶暑氣于
是盈樓爽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林之上敬想足下追
涼竹徑托蔭松間彈伯牙之素琴酌嵇康之綠酒縱橫流
水酩酊頹山實君子之佳游乃王孫之雅事某沈痾漳浦
臥病泉山頓懷劉幹之勞鎮抱相如之酷是知枯榮莫測
生死難量驗風燭之不停如水泡之易滅聊伸契札以代
勞人佇覩芳詞希垂愈病蕤賓五月三伏漸終九夏將謝螢飛
腐草光浮帳裏之書蟬噪頃柯影入機中之鬢濯枝遷而
潦溢芳櫂茂而發榮山土焦而流金海水沸而漂爍敬想
足下藏形月府遁跡冰牀披莊子之七篇逍遙物外玩老
氏之兩卷恍惚懷中但某白社狂人青緗末學不從州縣
之職聊立松篁之間時假德以為鄰或借書而取友三千

年之獨鶴暫逐雞羣九萬里之孤鵬權潛燕侶既非得意
正可忘言諸不具仲應佚面會林鐘六月素商驚辰白藏屆節
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玉露夜凝直泣仙人之掌桂吐
花于小山之上梨翻葉于大谷之中故知節物變衰草木
搖落敬想足下時稱獨步世號無雙萬頃澄波黃叔度之
器量千尋聳幹嵇中散之楷模但某一介庸才三隅頑學
懷經問道不遇披雲負笈尋師罕逢見日俛仰與歎形影
自憐不知龍前不知龍後鶯鵬雖異風月是同幸矣擇交
希垂影拂夷則七月一歎分飛三秋限隔遐思盛德將何以伸
白雲斷而音信稀春山暝而江湖遠敬想足下羽儀勝勝
領褎熹賓傾玉醑于風前弄瓊駒于月下但某登山失路
涉海迷津聞猿嘯而寸寸斷腸聽雁聲而雙雙下淚當以
黃花笑冷白羽悲秋既傳蘇子之書更訊陶公之酌聊因

三烏畧敘二難面會取書不能盡述或叨鳳念不無魚緘

南呂八月 宿昔親朋平生益友不謂窮通有分雲雨將乖既深伐木之聲更問栄葵之詠屬以重陽變敘節景窮秋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星宋而均調紫塞蒼鴻追風光而結陣敬想足下秀摽東箭價重南金才過吞烏之聲德逾懷蛟之智但某衡門賤士甕牖微生既無白馬之談且乏碧雞之辯歎分飛之有處嗟會面之無期聊伸布服之言用述併糧之志

無射九月 節屆元靈鐘應陰律愁雲拂岫帶枯葉以飄空溯氣浮川映危樓而疊迥胡風起截耳之衰趙日興縢背之思敬想足下山岳鍾神星辰挺秀潛明晦跡隱於朝市之間縱法化人不混鄉閭之下某陋巷孤游穿牆自活終朝息嬰若孔子之爲貧竟日停炊如范生之在職牛衣當被畏見王章犢鼻親操恐逢大

予雖此慙賤而不羞貧綺服有時此言何述應鐘十月日往月來灰移火變暫乖語默頓隔秦吳既傳蘇李之書更有范張之志冷風盛而結鼻寒氣切而凝唇虹入漢而藏形鵠臨橋而送語形雲垂四面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敬想足下世號冰壺時稱武庫命長袂而留客施大被以招賢酌醇酒而拒切骨之寒溫獸炭而袪透心之冷某攜戈日久荷戟年深揮白刃而篤定死生引虹旗而于決成敗退龍劍而却步月下開營進鯨鼓而橫行雲前起陣徒勞斬斫豈用功勳諸不具陳謹伸微意黃鐘十一月分手未遂翹心且積引領企踵朝夕不忘眷友思仁行坐未捨既屬嚴風極冷苦霧添寒冰堅漢地之池雪積袁安之宅敬想足下棲神鶴駕眷想龍門披玩之閒願無捐德某種瓜賤士賣餅貧生入豐嚮以揚聲不逢蔡子駕鹽車而顯跡罕遇孫陽

徒懷叩角之心終想槃𣑱之患旣爲久要聊吐短章紙短意窮何能懇露（大呂十二月）

梁簡文帝答南平嗣王餉舞簟書

濯龍之木文罽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爲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製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踰此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梁簡文帝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

得所送飛白書縑屏風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作寫星區特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瑺便覩蟬翼聞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

梁簡文帝答新安公主餉胡子一頭

方言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貌不使去來執轡嬋彼青衣正當出入燒香還依當數豈直王濟女奴獨有

羅袴方使樂府行胡羞論歌舞垂賚新奇伏增荷抃

梁簡文帝謝賚扇啟

臣綱啟傳詔饒僧明奉宣敕旨垂賚細綾大文畫柳蟬山扇二柄文均析縠香發海樹肅肅淸風郎令象簟非貴依依散采便覺夏室含霜飲露菁蜩應三伏之修景葬飛黃雀送六月之南風蔽日垂陰蕙澤慙采浮涼滌暑蘋末愧吹聚人造物之巧俯萃庸薄王府好玩之恩於茲下被頂戴爾私伏增欣躍謹奉啟事謝聞謹啟

梁簡文帝謝東宮賜裘啟

綱啟蒙賚豹裘一領降斯止謗垂茲信物服華緋毳名高鶖羽綢才慙齊相受白狐之飾德謝漢藩均黑貂之賜地捲朔風庭流花雪故以袺生惠氣袖起陽春荷澤知慙聽恩與戀不任下情謹啟事謝聞謹啟

梁簡文帝東宮上掘得慈覺寺鐘啟

竊以白亭舊室絶顯禎祥之氣闕里故堂暫聞鍾石之響猶復存諸良史汙彼篆素豈如杏梁遺飾迴成紺殿椒塀昔處仍構寶階啟彝鐘於殊里記靈文於福地雖魏廟出璽晉祠現璧固以推茲孝感惡此禎契將鄴舍鄗共開金羊田隨其篆玉豈直季武庭樹愧韓起之譽蜀相宅基慙孝友之碣伏惟覽啟增思撫端深悲慟切示奮哀喻封篋

梁元帝謝勑賜第啟

竊以漢錫五倫實云清吏魏寵衛臻用旌庸直未如靈光輪奐睢陽爽塏北連城闕有似甄侯之舍東望市鄽紫深豫章之圃君猥望米平冠軍辭宅馬池猶隔雍邱讓鄉臣慚霍曹遠志但識君命無遊再思庸陋九殞非答

梁元帝上東宮古跡啟

飾宜入分之巧元常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鵠曹喜之書莫不總萃在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驚之勢既聞之於索靖鷹跱之巧又覩之於蔡邕是以遊霧重雲傳敬禮之法烏頭魚顛表揚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懲三禮尚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曾髣髴秦綦河間之聚書竟微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顧已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梁元帝謝東宮賜白牙鏤管筆啟

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宮象牙猥蒙霑逮雕鐫精巧似邀東之仙物圖寫奇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孫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喈致贈纔屬友人葛龔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慈曲覃庸陋方覺瑠璃無當隨珠過侈但有羨卜商無因則削徒懷曹植恆願執櫝

梁元帝謝晉安王賜馬啟

粹武姚仲都遂蒙大驍之錫儁謝春卿空須名馬之賚故
以取方騑友自匹龍媒不待景公婉如齊畫無勞馬援鑄
等漢銅豈有滅沒黑龍連翩白馬錢文見重津名取貴相
彼驥驥猶深戀主匆伊伏櫪彌結懷恩
梁元帝爲妾宏夜姝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啟
未得投壺先應含笑不因鸞鳳自能歌舞夜姝昔住陽臺
雖逢四照嘗遊澧浦慣識九衢未有仍代爵釵還勝翠羽
飾以南金裝茲麗玉修靡夫人本分章華之裏中山孺子
獨荷春宮之恩有志當熊無期投閣
劉孝儀謝鄱陽王賜鉢啟
珍踰貨貢製極範金用貴寶樽文包龍鼎雕鏤海籍圖載
山經鬬衆神于器中弄神姦于掌裏足令任后所欲遠慚
漢世少君有覩遥荒齊襄

劉孝儀謝晉安王賜宜城酒

歲暮不聊在陰即慘惟斯二理總萃一時少府鬬猴莫能致笑大夫落雉不足解顏忽値缾瀉椒芳壺開玉液漢樽莫過殷杯未逆方平醉而遁仙羲和耽而廢職仰遷殊途便申私飲未賜馨聽已覩積岸傾耳求音不聞甕擊澄神密賑豈覬山甫愈疾銷憂于斯已驗遺榮忽賤即事不欺酩酊之中猶知銘刻

劉孝儀謝東宮賜城傍橘啓

多置守民晉爲厚秩坐入鍊素漢譬封君固以俛疋櫰橙倚連楚柚寧以魏瓜借清泉而得冷豈如蜀食待飴蜜而成甜重以倒影陽池垂華金堞信可珍若擱於式乾貴蒲萄於別館

劉孝儀謝東宮賜淨饌啓

㒒獻牛牧飯出龍宮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菓餅兼髓乳漿苞蔗奈脯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色香足使三世長者羞彼識味一角仙人恥其呪術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難答

劉孝威謝賚錦被啟

色豔潘桃采踰聯璧鄂君慙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

張伯緒謝東宮賚園啟

性愛山泉頗樂閑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邱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避喧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憩桃李之夏陰對鏡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徙居好

時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荊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逅逅陌朝夕爽塏之容後望鍾阜表裏煙霞之氣每屬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異物滋蔚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墀塝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異目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踰其美

任孝恭謝賚錢治宅啟

纔樞斷績薄雨已傾席戶穿闕微風自捲不悟恩隆問舍降自天造事深更宅乃被肅微蹤條可授毀垣再築遂得聰臨上路戶望東家人悅爽塏里驚輪奐門學于公逆容駟馬巷均王璘豫擬幡旗

庾慎之謝東宮賜宅啟

肩吾居異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靈臺之下豈望地無湫隘里號乘軒巷轉旛旗門容駟蓋況乃交垂

五城若元亮之居夾植雙槐似安仁之縣郝廧鍾阜前枕滄橋池通西舍之流窗映東鄰之棗來歸高里翔戍待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燈之壁才下應王禮加溫阮宮成名立無事非恩

庾愼之謝東宮賚米啟

淄水鳴蟬香聞七里墳山含穎租歸十縣某人慙振藻徒降雲閒之松職濫更繁空散家承之俸成珠쭷地事重逢仙遊玉爲糧珍踰入楚雖復激水滄流不待監河之說春風掃地方謝文學之篇

庾愼之謝東宮賚古跡啟

竊以仙巖遺傳人擬成麈孔壁藏文隨開已盡石書乍牆廚畫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鈆鵠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人來池流色變

將損北海之蹟還代西河之簡

庾愼之謝賚梨啟

雖赐東苑子圖三尺新豐簵谷枝懸六斤未有生因汾水

產自桐邱影連鄧橘林交苑柿遠薦中厨爰須下室事同

靈棗有願還年恐似仙桃無因留核

庾愼之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啟

圖雲緝鶴鄴市稱逢寫霧傳花叢臺罕遇雖復馬均騁思

此巧猶慙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比扁舟獨反燕路有心哉

寶言歸銜珠無日

庾愼之謝歷日啟

凌渠所奏弦望既符鄧平之言錙銖皆合登臺視朔鞠雲

物之必書拂管移灰識權衡之有度初開卷始暫謂春留

未竟篇終便傷冬及徘徊厚渥比日為年

庾愼之答陶隱居賚朮煎啟

竊以綠葉抽條生於首峯之側紫花標色出自鄭嵒之下百邪外禦六府內充山精見書藥神在錄木榮火謝盡採擷之難啟旦移申窮淋漉之劑故能競爽雲珠爭奇冰玉自非身疲掌覗役倦僊桃豈可立致還年坐生羽翼臨洮丹井方覺可捐酈縣菊泉無勞復汲庶得遨遊海岸追涓子之塵馳鶩霍山共陳生為侶謡俗輕施尚曰難酬出世鴻恩寧知上報

庾子山謝滕王集序啟

紫微懸映如傳閼里之書青鳥遙飛似送層城之璧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元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度即是能平入風愈唱愈高殆欲去天三尺殿下雄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關西孔子譬其

亳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
鴉不之宮修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琉璃泛酒鸚鵡承杯
鳳穴歌聲鸞林舞曲況復行雲逐雨迴雪隨風湖陽之尉
既成爲喜之音舂陵之侯便是銷憂之地某本乏材用無
多述作加以建鄴陽九劣免儒硎江陵百六幾從士隴至
如殘編落簡並入塵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燼比年痾恙彌
留光陰視息桑榆已逼蒲柳方衰不無秋氣之悲實有窮
途之恨是以精采瞀亂頗同宋玉言辭謇吃更甚揚雄一
吟一詠其可知矣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
志遂已棄筆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
缺所餘又以雜用補袍隨時覆醬聖慈憐愍遂垂存錄始
知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縱橫小人迷惑荊玉抵鵲正
恐輕瀕並寶龍淵倒玉豈不徒勞神慮匠石迴顧朽材變

於彤梁孫賜一言奔踣成於駿馬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溟池九萬里無踰此澤之深華山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即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時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覩瞻鄗畔蔣泉差能延壽伏遲至鄴可期從深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共薛侯而來朝謹當迎逆冠蓋魚腸尺素鳳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

庚子山謝趙王賚馬并繖啟

某啟奉教垂賚紫騮馬并銀釘乘具紫紬繖一張上天降雨特垂深澤若木流光偏蒙私照迴茲翠蓋事重劉基之恩降此青驪榮深李忠之賜北部丹帷便須高捲西河竹馬即已郊迎在命之輕鴻毛浮于弱水知恩之重鼇背負于靈山況復騖鴻別水但見裴徊黃鶴去關惟知反顧棲

戀之心事同于此

庚子山謝明帝賜絲布等啟

臣某啟奉勅垂賜雜色絲布緜絹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困乏白社之内拂草看氷靈臺之中吹塵視甑懟妻狠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孫虛恭實怨王人忽降大賚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元鶴欲來撫節而歌行雲幾斷所謂舟檝無岸海若為之反風薪蒸將枯山靈為之出雨況復全抽素璽雪板宜頒併落青鳧銀山或動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年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垂露懸針書恩不盡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某之觀此寧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

庚子山謝趙王賚息絲布啟

某啓某息禇娘昨蒙恩引曲賜絲布等五段南冠獲宥既
預禮延稚子勝衣還蒙拜謁關尹津梁之織鄭地雙絲扶
風彩文之機仙園獨繭靑衿宜襲書生無廢學之詩春服
既成童子得雩沂之舞況復棲烏挾子同知桂樹之恩澤
雉將雛共喜行春之令根株一潤枝葉俱榮謹啓

庾子山謝趙王賚絲布啓

某啓奉敎垂賚雜色絲布三十段去冬凝閉今春嚴勁霰
似瓊田凌如鹽浦張超之壁未足鄣風袁安之門無人開
雪覆鳥毛而不暖燃獸炭而逾寒遂降聖慈曲垂矜賑諭
其蠶月殆罄桑車津實秉杼幾空織室遂令新市數錢忽
疑販絲平陵月夜驚聞擣衣妾遇新縑自然心伏妻聞裂
帛方當含笑莊周車轍實有涸魚信陵鞭前元非窮鳥仰
蒙經濟伏荷深慈

庚子山謝趙王示新詩啟

八體六文足驚毫翰四始六義實動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水而湧泉論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岳可使雲霧鬱起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清和聖躬怡裕琉璃彤管翡翩顧鸞迴婉轉綠沉猿驚雁落下風傾首以日為年雖為舍人實有誠願碧雞主簿無由遂心寂寞荊扉疏蕪蘭徑騶駕來梁未期卜日遣騎到鄴希垂枉道

庚子山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啟

程據上表空論雉頭王恭入雪虛稱鶴氅未有懸機巧綜變躡奇文鳳不去而恆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襟冒廣廈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庚子山謝滕王賚馬啓

某啓奉敎垂賚烏騮馬一疋柳谷未開翻逢紫鷰臨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暇直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

庚子山謝趙王賚犀帶啓

某啓奉敎垂賚犀裝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楨趙王國相偏賚爽楷貫藏交馬加燒安息之銀帶插通犀似獵雲南之獸北郭騷之長貧是所甘厭南宮敬之載寶殊非念望花開四照惟見其榮藴藏三山深知其重昔沈義將謊逢司命而還生士燮行埋値僊人而更活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驅而導路或以識恩雖未牕而開關容能報主謹啓

庚子山謝趙王賚米啓

某敬奉教垂賚米十石丹烏銜穟既集西周黃雀隨車還飛東市瀆而爲穜不無霜雪之精取以論兵即有山川之勢某恆卷餘瓢櫛風沐雨剝榆皮於秋寨掘鶩鷲於寒山仰賚囷祖遂開壓甑非丹竈而流珠異荊臺而炊玉東方朔之捧米既息長饑西門豹之墾田方懃此賚

庾子山謝趙王賚乾魚啟

某啟蒙賚乾魚十番澧水朝浮光疑朱鼈文鰩夜觸翼似青鸞況復洞庭鮮鮒溫湖美鯽波瀾成雨鱗甲防寒某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乃其饑也唯資藜藿之餘愁羹遲恩膏腴流寵不勞獅子之亭即勝雷池之長翻鶩河伯獨不愛人足笑任公終年垂釣謹啟

駢體文鈔卷三十一　　　　襍文

王子淵僮約 從續古文苑本所挍注並錄之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湔止寡婦楊惠舍惠有夫時奴名便了子淵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要守家不要為他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大忤人人無欲者子淵即決買券云云 案本誤不重今補 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賈萬五千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帚裁盂鑿斗浚渠縛落鉏園斫陌 案句絕章樵誤以斫陌連下讀蓋不知落陌為韻 杜埤 苑脾音 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坐大呶下床振頭捶 案本誤擿今改 鉤 此字依藝

文類刈芻結葦臘纑汲水〔此二字依初學記〕酪佐〔此字依初學記〕咀〔苑徂音〕醳〔苑撰音〕織履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雁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雁鶩百餘驅逐鴟鳥持梢牧豬種薑養芋〔案本誤芋今改〕長育豚駒糞除堂廡〔此二字依藝文類聚〕餧食〔苑何音〕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椶〔御覽注云椶栟櫚也皮可爲繩作絙也〕種瓜作瓠〔苑非音御覽注云音鑿〕別茄披葱焚槎發芋〔御覽注云蜀土收芋皆窖藏之至春乃發〕壟集破封日中早熭〔苑復音○案此字未詳御覽在所不引中無以訂之章樵本作熭然與復音不合也〕雞鳴起舂調治馬戶兼落三重〔御覽注云馬戶水門也蜀每以落罝水流養魚欲食乃取之〕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苑脯音〕滌杯整桉園中拔蒜斷蘇切脯築肉臛芋膾魚炰鱉烹茶盡具已而〔此字依初學記〕蓋藏關門塞竇餧豬縱犬勿與鄰里爭鬭奴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

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案句絕章樵誤連下讀蓋不知郶湔
錢爲部主為府掾求用錢推訪堊御覽注云堊白墡也販櫻索緜亭買
席往來都落當為婦女求脂澤販于小市歸都擔枲轉出
旁蹉御覽注云蹉市名牽犬販鵝武都買茶御覽注云武都鄉名出茶楊氏案御
覽池中二字今據注刪之擔荷御覽注云楊氏池名出荷往來市聚慎護奸偷入市
不得夷蹲旁臥惡言醜詈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貨易羊牛
案本誤倒今正奴自教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輮裁轅御覽注云
輮車輞也若有餘殘當作俎豆几木屐及彘盤御覽注云彘盤猪槽也焚
薪作炭壘苑力罪切石薄岸御覽注云礨石竹籠盛石以薪岸也○案據注礨當作壘御覽亦誤
縣音力追切苑及初學記力罪切亦非治舍蓋屋削書案本誤倒今正伐牘日暮欲
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九月當穫十月收豆御覽注云
十月民輸租掄麥窖芋御覽註云麥種麥也掄南安拾栗採橘御覽注云南安縣出
橘持車載轃御覽注云栽轃有利也○案已上正文十四字初學記脫法僅見御覽今據補多取

蒲苧（苑莉苻）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為當編蔣織薄種植桃李

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樹（此字依藝文類聚）為行果類相從縱橫

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

上樓擊鼓（御覽注云漢時官不禁報怨民家皆高樓置鼓其上有急即上樓擊鼓以告邑里令救取也）

荷（此字依初學記）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

索種莞織席事訖休息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

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

當笞一百讀券文適訖詞窮詐索仡仡叩頭兩手自搏目

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所言不如早歸黃土陌

丘蚓鑽額早知當爾為（此字依藝文類聚初學記）王大夫酤酒真不敢

作惡（案此文在古文苑蓋取自初學記故大段全同閒有一二小異而已考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八亦載之雖非完篇然可依以訂補者甚多又載有舊注尤足信據如云蜀上收芋皆害藏之至春乃雜與知芋今作等之必誤矣馬戶水門也則知戶今作驢之必誤矣至白塔也則知鞣今作惡之必誤矣蘇萆幫也則迦隣令作鞣之必誤矣）

凡此御覽所載文皆未嘗謂也而章樵單用今本郢書燕說謬不經哉其舊注未悉撰人名氏若御覽載之不盡乃就取所有兼采藝文類聚初學記亦附鄭見詳加校定重載于此初學記古文苑皆言此文相傳多誤茲已粗得通處乖之方求也

王子淵責髯奴文

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拂隨手飄颻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紕總潤之以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曬黝若元圭之點于是搖鬚奮髭則論說虞唐鼓髯動鬣則研覈否臧內育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閒都顒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鬚既亂且赭枯槁禿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汙穢泥土傖囁穰擩與塵爲伍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于惣滅靜則窘于囚虜薄命爲髭正著子頤爲身不能庇其四體爲智不能飾其形骸

癩顋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貍之毫釐爲子鬚髯不亦難乎

陸士龍牛責季友文

天造草昧萬物化淳類族殊品莫同乎人今子廄方綠以矩地載圓規以儀天該芳蘊之熱素挺協氣于皓元故神窮來哲思洞無間蹢躅則懺淩風波吐辭則辯解連環子何不絕淵而躍照日之光使穎秀賜谷景溢扶桑俯經見龍之輝仰集天人之堂維子之服既元而素今子之滯年時云暮而覺不易物車不改度子何不使元貂左餌蜚蟬右顩令牛朝服青軒夕駕軺輅望紫微而風行踐蘭塗而安步而崎嶇隴坂息駕郊牧玉容含楚孤牛在疚何子崇道與德而遺貴與富之甚哉日月逝矣歲聿其暮嗟乎季友盛時可惜迨良期於風猋蒇悲颱于葉落陳讜言于洪

範圍遊形于霄闕使景絕而音流芬身鷹而榮赫奕子如
不能進功以及時予請迹于桃林之薄
吞道元與吞公賤
道居在城南接水墟草木幽鬱蚊虻所藏茅茨陋宇纔容
數床積汙累塵體貌萎黃冬則兩幅之薄被心有牽黎與
敝絮撤以三股之絲縱給以四升之纑布狹領不掩其巨
形促祿不覆其長度伸脚則足出攣捲則脊露
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筒興風惡寒小者家生厥名
曰饒腹中瘕堅大如飯捎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
倫公腹涉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一脛肉落如手攣筋
徹骨跛而不愈長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
次婢貢信有桓公司馬之痛行步雖曠了無前進隱疾難
明辭不盡韻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鷩麏言語嘍偁聲

脊骸人惟堪驅雞宅無所役遣詣阿稽復被狗咋困熱如泥俱非全文

戴文讓失父零丁

敬白諸君行路者敢告重罪自為禍積惡致災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傷當以重貼用相償請為諸君說事狀我父軀體與衆異脊背傴僂捲如菽脣吻參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足備請復重陳其面目鴟頭鵠頸獨狗此下脫字眼淚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納無齒牙食不能嚼左右蹉似西域駱駝有脫字請復重陳其形骸為人雖長甚細材面目芘蒼如死灰眼眶臼陷如羹柘此文亦未全御覽云戴良字文讓而後漢書獨行傳戴良字叔鸞未知其為一人與否

吳叔庠餅記

宋公至長安得縱調將故大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

今日之食何故者最先季曰仲秋禦景離蟬欲靜爕爕曉風凄凄夜冷臣當此景唯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抱罕赤髓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悶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班堅奕旨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奕今博行於世而奕獨絕博義既宏奕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斷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謂棊爲奕宏而說之舉其大略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

象既陳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敗臧否為仁由己危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踦挐相淩氣勢力爭雖有雄雌未足以為平也至於弈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祈因敵為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犧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頹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一棊破窒亡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阨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資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逡巡儒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

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畧備及其晏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貫之詩者關雎類也紀事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劉孝儀探物作豔體連珠

妾聞洛妃高髻不資於芳澤元妻長髮無藉於金鈿故雲名由於自美蟬稱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艶衛姬專其可憐

妾聞芳性深情雖欲忘而不歇薰芬動慮事逾久而更思是以津亭掩靄祇結秦婦之恨爵臺餘妬追生魏妾之悲

陶通明授陸敬游十賚文

隱居先生遺總事弟子載烜秉節執簡勝授前學弟子吳

郡陸敬游建連石之邑爲樓靜處士策文曰
咨爾敬游昔我洊緩帝闕侍紛絮席雖迹混教途而心標
塵境芝田之想無忘曉夜濠潁之志歲月已深至德有鄰
風雲相會爾之來也爰移兩春于是褫帶青墀掛冠朱闕
攜手東驅創居茲嶺脉澗迴水從石開搆登崖斲幹越壑
負卉筋力盡于登築氣血疲乎超走肌色憔悴不以暴露
爲苦心魂空慘寧顧饑寒之弊棟宇旣立栽植霜暑于時
七稔經始甫訖今日之安爾有勤焉君子不獨居其榮仁
人必與物同泰是用邑爾長阿北阪積金山連石之鄉方
七十步澗水屬焉茂爾嘉業永爲華陽上賓爾其蒞之其
一爾以誠懿爲性恬澹爲情質直居本沉重樹志不邀世
才高謝時俗權謀詭譎非意所欲今故賚爾爲樓靜處士
可以因德立號克終斯美其二爾甚架館境營劃援域堂

牖若微樓路通嚴官私行止並有棲憩繕築之勞莫匪爾力今故賚爾四翳飛軒廂廊側屋可以安身靜臥顯祇遐福其三爾奉上惟勤接下以惠稼穡艱難備嘗勞苦貨殖之宜允贍糧服手足胼胝未獲告休櫛風沐雨于焉尤切今故賚爾蒼頭一人厥名多益可以傳代薪水省息劬勵其四爾族惟舊緒身乃邦闡道蹤一貫事望宜分今故賚爾銅鐵如意可以揮對賓僚節名立事其五爾崇教惟善法無偏執器服表用爰寄玩習今故賚爾筇竹錫杖可以振動三界精祇憚懾其六爾期誠元契遐想靈風至懷所詣因心則通今故賚爾香爐一枚熏陸副之可以騰烟紫闕昭感上司其七爾澡形潔藏肴糧既去宣導松术實資芳醑今故賚爾杯盤一具可以夕挹桂漿朝承菊露其八爾敬事經誥遵尚楷模翰墨之用于是乎在今故賚爾大

硯一面紙筆副之可以臨文寫字對眞受言其九不眞心內固淸行外彰滌蕩紛穢表裏雪霜今故賚爾鍮石澡罐手巾爲副可以登齋朝拜出入盥漱其十今賚爾十事事準前史可對揚嘉策循言求理無或驕惰以舊斯旨援筆申懷敢告處士

袁陽源鷄九錫文并勸進

維神雀元年歲在辛酉八月己酉朔十三日丁酉帝顓頊遣征西大將軍下雉公王鳳西中郎將白門侯扁鵲咨爾浚雞山子維君天姿英茂乘機晨鳴雖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以君爲使持節金西蠻校尉西河太守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爲會稽公以前浚鷄山子爲湯沐邑君其祇承予命使西海之水如帶浚鷄之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陵山侍郎丁鴻舍人烏亭男梁鴻郎中蘇鵠死罪伏惟君
德著朝野勳加鵷鷺故天王鳳皇特錫位封今鳳鵠等在
怕外顒跱拜受不勝欣豫之情謹詣樓下以聞

韋琳鱓表

臣鱓言伏見除書以臣為粽一作糝熬將軍油蒸校尉臛州
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
臣美愧夏鱣味慚冬鯉常懷鮐腹之誚每懼鼈巖之譏是
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鈞拔遂得超
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廁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腴恩加黃
腹方當鳴姜動椒紆蘇佩欓輕瓢纔動則樞盤如烟濃汁
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綠蘿之中逍遥朱脣之內銜恩噬
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鎗門奉表以聞
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

有闕允堪茲選無勞謝也

沈休文修竹彈甘蕉文

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臣聞芟荑蘊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蔓翦惡之良圖未有蠹苗害稼不加窮伐者也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擢本盈尋垂蔭含丈階緣寵渥銓衡百卉而予奪乖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為己力風聞藉聽非復一塗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未挂嚴綱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慚杞梓頗異蒿蓬陽景所臨由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宏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鄣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羌非風聞切尋甘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

之任非有松栢後雕之心恭闕葵藿傾陽之識馮藉慶會
稽絶倫等而得人之譽靡即稱平之聲寂寞遂使言樹之
草忘憂之用蔑施無絶之芳當門之獎斯在妨賢敗政孰
過于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剪葉斥出臺
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

吳叔庠檄江神責周穆王璧

昔穆王南巡自鄗徂閩遺我文璧僉曰此津貫緯百紀薦
歷千春念茲文璧故問水濱江漢勗之自求多益反我名
瑞躍此華璧則宮有漢川世爲江伯如有負械心迷懷寶
情戚藏玉泥中匪珪魚腹使公孫踊波而長吁子羽濟川
而怒目佽飛舞劔而東臨菑邱躍馬而南逐打素蛤而爲
紛碎紫貝其如粥又有川人勇俊處乎閩濮水居百里泥
行萬宿右覡而河傾左咤而海覆乃把昆吾之銅純鉤之

錢被魚鱗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澍東隅移樵北島使蓬萊之根蒔而生塵瀛洲之足淨而可掃按驪龍取其頷下之珠擉鯨魚拔其眼中之寶皇恩所被繁枯潤涸威之所加窮河絕漠願子三思反此明玉

孔德璋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尙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元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

桂欺我雲螯蜼假容於江臯乃攖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
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
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覈元元於道
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
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之荷
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
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
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
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
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
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
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磵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
涼徒延佇至於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

人去兮曉猨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帶縛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栧上京雖情殷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糜元弔夷齊文

少承洪烈從我於王側聞先生餓于首陽敢不敬弔寄之山岡嗚呼哀哉夫五德更運天秩彝常如有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德終于虞舜禹祚殄于成湯且夏后之

未祀亦殷氏之所亡若周武爲有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棄殷而餓死何獨背周而深藏是識春香之爲馥而不知秋蘭之亦芳也所在誰路而子絕之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行周之道藏周之林讀周之書彈周之琴飲周之水食周之粟而謗周之主謂周之淫是誦聖之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異聖之心嗟乎二子何痛之深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并序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生死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

起於朽壞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長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廻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乎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覩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伎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

月朝十五輙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旣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遺求與遺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値王途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啟天地之禁闥舉修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

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遺夫何往而不臻
將覆簣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
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頹當建安之三八實大
命之所顯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縣邈
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
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
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
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
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實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
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祗福
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
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頹歎迨營
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

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吝以惎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纏緜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淸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徽淸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羣悲眝美目其何望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沈初明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求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遐厲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宛出人間凌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趾帶陵草而茫茫羈旅累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徵福但雀臺之弔空悅魏君雍邱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煙霞伏增悽戀

曹子建釋愁文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元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病以至于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爲物惟恍惟惚不召

自來推之弗往舒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寞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哽咽煩寃毒于酸斷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温之以金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忻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蓍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子徒辨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諸趣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或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元虛之針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子喬與子遨遊而逝黃石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饌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遐路

以樓跡乘輕雲以翱翔于是精駭魂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元旨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王僧孺懺悔禮佛文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無無著所以無故有取之威與倏成萬累無著之念起一超九劫是知道之所貴空有兼忘行之所重真假雙照藥氣含靈莫闢斯本肖形賦影龐測由來故發慈識寵猶綿蒙其莫辨導此愚相尚窈冥而未悟茫茫其同晴海幽幽實在危城業風縈蕩三有長驚惑水邅迴二死相屬以苦捨苦從晴入晴尋本不離色心即事莫非生滅是用抱此纏蓋輪迴生死恣其六欲與其八邪或狙詐而克昌乍仁義而流死或才均智等此賤彼豪或共日並時人升我墜唯言報施寂寥不知因對彼微疑緣今果遇現値成有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

促生運其長衛浮命迴其冥數當知剎那交謝瞬息不留東榑纔吐西崦已仄譬閱川之駃流若棲葉之輕露偽城易盡毒樹自攻若非假寶兩明真俗俱辨豈能篤誠迴向剋意修習不退不沒愈堅愈固南平大王殿下含辰象之正氣甫嵩嶽之淳靈宿侍八恒早遊七覺積妙因于永劫招勝果于茲地若真金之愈鍊美玉之截琢是用未積已散不藏而捨故今式招靈指仰屈神儀建此齋肅譬茲闢擬盛來緇素濟濟洋洋名香遍室寶華覆地高梵宛轉寧止震木遏雲清梵遥奕非直騰魚御馬仰願四部至誠五燈歸命東方云云　願大王殿下五畏內遣十力外扶百福莊嚴萬祉周集惕夢無忤其慮甘寢有恬其神更闢寶衢愈興慧業

夫元極凝淡非學者所窺妙本難思豈行人能測是以十

地云觀有羅縠之疑三乘見稱懷狂羊之蔽自非醫窮機覺照極真虛窮理盡性體元含一安能濟世仁壽拯物阽危道包碧海聲高赤縣昔堯耀唯在卽世舜黑不兼來果四巡疲于禹迹六事倦于湯身並域中之勤勞方內之成蓋豈有度元元于苦海拔冗冗于畏途運神力廣法叫究香城之妙理窮金河之奧說慧高龍樹智出馬鳴必欲洗濯臣民獎導湎自天覆地載水居陸生咸降慈悲悉蒙平等奉爲皇帝陛下儲君太子歸命敬禮　云云　仰願皇帝陛下景祚與七政相齊皇基與二曜均永地平天成樂和禮洽玉燭道正金甌無爽條風祥雨膏潤相屬邦馬偃伯鑄戟銷戈南洎北臨西被東漸灑甘雨布慧雲唯繩可結在冠已盡唐哉皇哉爲導爲首又願皇太子殿下膺業衛羅與貞明而並燭粹範溫儀從嵩霍而俱峻聲出姬誦道超

漢北永沐智水長照慧日上妙居身至仁在己自雙樹八
枝潛光匿曜寶城不關慧弱方掩而聖居鷲法輪于長路
神寶舟于遥壑道浹人祇福隆祧禪肅事園寢虔奉宗祏
藉斯妙果奉逮七廟聖靈歸命敬禮云云仰願重明累聖
優然如在騰神淨國總駕天宮託化金渠遨遊寶殿
夫誠心明徹則至覺如在形力外彈則法身咫步衆等相
與增到為諸王兄弟妃主戚屬歸命敬禮云云願諸王殿
下裂壤盛于諸姬磐石過于隆漢德高魯衛義重間平論
道則百辟依風作翰則羣黎仰化宏闡至致紹隆季像第
以少長並膺此多福若百華之春麗譬萬寶之秋成信解
堅深翹望無怠
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己大士意均乃包六趣今日檀主信
等明珠無勞傍鏡質同挺玉不待外光常欲物我均心怨

瀨等觀衆等各歸誠為二十八天四王釋梵人間貧病地獄辛楚敬禮尊儀靈像菩提寶塔云云大乘奧藏妙法深經大身無邊身大力無量力四向四果八賢八聖願六氣氤氳四序熙穆至治光萬宇元化洞九幽龔介披鱗滋生卵化八苦六窮三塗五道俱蒙惠利並識遵依刀林輟及劍樹摇險迷域開道直指四衢闢室生明大啟三曜俱尚道場同登種覺

梁簡文帝為人作造寺䟽

竊以布金須達表精舍于給園影石仙人造伽藍于離越莫不事表區中心憑真外但囿纏惑惱去善源而無涤五濁重蓋非慧及而安揮故以慈彼懾新傷茲滴器今于郢州某山為十方僧建立招提寺煞負郊原面帶城雉枕倚泉壑吐納煙雲重門洞啟未創飛行之殿步櫚中霤猶寡

瑤石之功嚴飾之理雖階瓶鉢之資已磬道俗儻能微留善念薄與勝緣則事等觀香義同錫乘昔人修檀手兩七寶前賢濟施掌出雙金福有冥移言無多遜謹疏

仲長公理樂志論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

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蕭大圜言志

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志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潯果園在後開窻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甽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

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廬莊叟之言麴蘗翁汜氏之書露葵微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頁書探至賾歌窈窕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蠹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有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寄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懶之熱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僂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其直取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

駢體文鈔卷三十一終

合河康氏
刻梓家塾

代作駢體文鈔序

古之言文者吾聞之矣曰雲漢之倬也虎豹之文也郁郁也彬彬也非是謂之野今之言文者吾聞之矣曰孤行一意也空所依傍也不求工也不使事也不隸詞也非是謂之駢唐以前為文者必宗秦漢唐以後皆曰宗韓退之退之亦宗秦漢者也而裴晉公之譏退之也曰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律制而以文為戲又曰文之異在氣骨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耶昔之病退之者病其才之強今之宗退之者則又病其才之弱矣然則今之所為文毋乃開茂古而便捫腹矣乎業此者既畏駢之名而避之或又甘乎駢之名而遂以齊梁為宗夫文果有二宗乎吾友李君申耆欲人知駢之本出于古也為是選以式之而名之曰駢體文鈔亦欲使人知古者之

未離乎駢也夫文之道成於周橫于秦尊於漢浣于魏晉縟於齊梁昭明隱憂之而有文選之作其言曰變本加厲可謂微而顯矣而後之論者輒以為淵卑靡之習吾焉知讀是編者不以為昭明之重儓也

附李申耆先生答莊卿珊書

閤覺歸甚喜仍不得見面又甚恨也吾弟謂駢體文鈔當改名吾弟未閱兆洛前序耶未閱所代作之序耶自亦未之深思耶若以為報任安等書不當入則豈惟此二篇自晉以前皆不宜入也如此則四六法海等選本足矣何事洛之為此嘵嘵乎洛之意頗不滿于今之古文家但言宗唐宗而不敢言宗兩漢所謂宗唐宋者文止宗其輕淺薄弱之作一挑一剔一含一詠口牙小慧謭陋庸詞稍可上口已足標異于是家家有集人人著

書其於古則未敢知而於文則已難言之矣竊以後欲宗兩漢非自駢體入不可今日之所謂駢體者以為不美之名也而不知秦漢子書無不駢體也窃不欲人避駢體之名故因流以溯其源豈第屈司馬諸葛以為駢而已將推而至老子管子韓非子等皆駢之也今試指老子管子為駢人必不能辭也而乃欲為司馬諸葛避駢之名哉報任安書謝朓江淹諸書之藍本也出師表晉宋諸奏疏之藍本也皆從流溯源之所不能不及焉者也其餘所收秦漢諸文大率皆如此可篇篇以此意求之者也此等語言本不欲自吐之異閱之者會之吾弟既有所疑故不敢不以告向曾與弟言序中發言偏宕恐治古文家見之不平此時想治駢體者亦見之不平則非其所料姑俟異日何如閱畢亟毀之無留支節

為辛藉承動定不宣

李甲者先生答湯子座

梁與彥文論駢體以為齊梁綺麗都非正聲末學競趨由纖入俗縱或類皃終遠大雅施之制作益乖其方文章之家遂相詬病竊謂導源國語及先秦諸子兩歸之張蔡二陸輔之以子建蔚宗庶幾風骨高嚴文質相附要之此事雅有寔詣非可貌襲學不博則不足以綜著變之理詞不備則不足以達縕結之情思不極則不足以振風雲之氣闕下近作涉興無淺言情必遥已足祧六朝追魏晉矣深之以學則士衡子建何必遠人輒陳所知以副下問悚仄悚仄